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陳映真 主編



23



賽珍珠

Pearl S. Buck

1938

得獎

新學
社
PDG

大地 賈珍珠著
兒子們 賈珍珠著
分家 賈珍珠著

發行人 宋登瑜
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郵局136-575號信箱

郵撥：102271
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10號

電話：7112024・7117871・7941961

印刷者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
中和市民有街35號

初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4日

再版 中華民國70年5月20日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新學社
PDG



-
- 主 編**／陳映真 **策 劃**／沈登恩
- 顧 問**／白先勇・王禎和・姚一羣・何 欣・葉石濤
尉天驄・胡菊人・高信疆・胡金銓・痲 弦
- 譯 者**／湯新楣・喬志高・郭博信・黃美序・鄭 臻
劉啓分・杜國清・葉維廉・李歐梵・鍾 玲
翁廷樞・王潤華・劉以鬯・方 瑜・李永熾
孟祥森・黃文範・宋碧雲・高大鵬・邱豐松
李魁賢・黎登鑫・黃燕德・戴 天・也 斯
景 翔・楊月蓀・蔡進松・莫 渝・鍾 文
陳 黎・陳曉林・王鴻仁・何 欣・邱剛健
翹 翹・吳照斌・楊 澤・梁錫華・簡清國
- 助理編輯**／張恒豪・楊順明・林秋蘭・黃燕德・吳福成
- 作者畫像**／吳耀忠・梁正居・邱美月
- 美術顧問**／黃永松・黃金鐘・水禾田・莊 璽
-





費珍珠



費珍珠晚年，致力於收養無家可歸的美亞混血兒

一九三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賽珍珠

(美國)

Pearl S. Buck

得獎評語：

「由於她對中國農民生活史詩般的描述，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豐富的，以及她傳記方面的傑作。」

頒獎辭

瑞典學院常任秘書

泊爾·浩爾斯屈洛

賽珍珠有一次說過她如何發現了她的使命，把中國的性質與存在狀況向西方人解釋。她並不是爲了要做一個文學工作者而轉向這個題材的；這個使命降臨到她身上是出於自然的。

「使我感到最大的樂趣與興趣的總是人民，」她說：「由於我住在中國人之間，這人民便是中國人了。當有人問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時，我無法回答。他們不是這樣的或那樣的，他們只是人。我無法給他們下個定義，就像無法給我的親戚朋友下定義一樣。我跟他們太近了，生活得跟他們太密切了，以致於無法這樣做。」

她在中國人之間經歷過種種生活境遇，有好年景，有荒年，有血流成河的變亂革命時期，有烏托邦的迷夢時期。她認識有教養的階級，也認識近乎原始的農民，後者，在見到她以前幾乎從沒有看過任何西方人的面孔。她常常陷於致命的危險中，因為她在那裏是個異鄉人，只不過她從沒有想過自己是異鄉人，總說起來，她的展望始終保持着深刻與溫暖的人性。以純淨的客觀，她把生命吹入她的知識與了解中，贈予了我們一部農民的史詩，而使得她名聞全球，這便是「大地

1 (*The Good Earth*, 1931)。

她用來做爲主角的人過着與他無數代的祖先相同的生活，也有着相同的原始靈魂。他的德行都是從一個根源產生的：跟土地的親近——這土地用它的穀糧來回報人的勞力。

王龍是用跟田裏的黃土同樣的資料創造的，而帶着一種虔敬的歡喜，他也把他的每分力量灌注到裏面。兩者出於同源，而當他以平靜的態度接受死亡的時候，兩者重又合一。他的勞動便是他的天職，因此他的良心也可隨着他的勞動而得到平安。由於不誠實對他沒有任何好處，也就變得誠實。這是他道德觀念的總和，而他的宗教觀念也爲數同樣不多，因爲後者幾乎完全包括在祖先崇拜中。

他知道人的生命是兩邊黑暗間的一縷光；從他後面的黑暗中，祖先的連環傳下來，從父親傳到兒子，這連環一定不能斷在他這裏，否則他死後就沒有希望生到那個未知的地方去。因爲這連環如果在他這裏中斷，就是把他們家族的香火熄滅，而這種事，是每個人都必須防範的。

如此，故事就從王龍夢想着結婚、生兒子開始。至於他的媳婦——阿蘭，是他沒有夢想過的，因爲，他從來沒有看過她，而這種情況在那個地方認爲是理所當然的。她是陰鎮一個大宅院的丫頭，沒花多少錢就買過來，因爲她長得醜。或許就爲了這個，那個宅院的小公子們從沒有碰過她，而這一點，是新郎非常放在心裏的。

他們共同的生活是快樂的，因爲那媳婦是很好的幫手，孩子們也一個接一個地生下來。不管向她要求什麼，她都讓你滿足，而她自己則什麼也不認爲有權要求。在她沉默的眼睛後面藏着的是一個沉默的靈魂。她事事屈從，但做起事來又聰明又俐落。她話也少得很，這是從艱困的環境

中學習而來的生活哲學。

兩個人逐漸過得有點成就了。他們存下了一點錢；而王龍僅次於生兒子的大願望，就是多買一點耕地，現在也敢從心底冒上來了。他有辦法多買一點地了，樣樣事情看起來他們將會越過越好。

接着來了命運的打擊：旱災。那良田變成了黃色的、捲動的塵土。如果變賣田地，他們也許可以改變餓死的命運，但這等於把通向未來的門上了鎖。他們兩個沒有誰願意這樣做的，因此他們加入了那日漸逐增的乞丐羣，向南方的城市去求乞，靠財主桌子上的剩飯維生。

阿蘭小時候曾經參加過這樣的叫化子行伍，結果是她被賣掉，來救她的父母兄弟。

由於她那次的經驗，他們得以適應這新的生活方式。王龍像牛馬一樣賣力，其他的人則用新學來的本事求乞。秋天與冬天過去了。隨着春天，他們想回到他們的田裏去耕種的熱望也變得再也難耐，但他們沒有盤纏。

這時命運又插手了——在中國，命運是像旱災、瘟疫與洪水一樣的自然。在那個廣大的國家中總是有某些地方在進行着的戰爭，就像風一樣的不可理解，現在，又橫掃這個城市了，把法律與秩序打得一團糟。窮人搶劫富人家。

王龍跟暴民一起去，却沒有任何明確的動機，因為他農夫的靈魂是反抗任何暴亂行為的，但由於純粹的機運，一把金幣幾乎像強迫似的塞進了他的手裏。現在他可以回家，在他浸潤了春雨的土地上工作了。不但能回家，他還可以買新田地；他現在又有錢又快樂了。

由於阿蘭掠奪的東西，他變得更富了，儘管到最後並不更為快樂。自從當奴婢的時候，阿蘭就知道大宅院裏習慣把寶物藏在哪一類的地方，因此她找到了一把寶石。她幾乎像鵲雀偷會閃亮的東西一樣，未加思索地就把它們拿起來了，本能的收藏起來。當她的丈夫在她懷裏發現之後，他整個的世界都變了。他一塊田又一塊田的買下來。他變成了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，不再是農夫了，而變成了老爺，他的性情也隨之變了。原來的單純，以及跟土地的和諧，都消失了。代之而來的，是雖緩慢却疏而不漏的咒詛——因為他背離了土地與純樸。

在當老爺的閒暇中，王龍再也沒有真正的平安了，現在他討了一個年輕的妾，而阿蘭則被打入黑暗的角落，直到把自己熬盡而死。

兒子們也不是令人喜歡的角色。老大縱情於空虛的生活，老二當商人，放高利貸，沉迷於貪婪中。最小的一個變成了耗盡這個不幸的國家的軍閥之一。中華民國在新創生的過程中被撕得粉碎，而這種創生過程是我們這個時代那般切膚感受的。

不過，這三部曲並沒有說得那麼遠；它以第三代和大地的重新和好為結束。王龍的一個孫子，在西方接受教育之後，返回本鄉，把學得的知識用在改善農民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上。

這一家其他的人在新舊的衝突下過着無根的生活；這些，便是寶珍珠在另外幾部著作中所描寫的——而大部份都出以悲觀的語氣。

這部小說裏呈現了許多問題，其中最嚴重也最沈重的一個是中國女人的地位。從最開始這便是作者的同情心表現得最強烈的地方，而這部平靜的敘事詩中，這種同情心始終溢於言表。故事

開始不久的一個插曲，就至為鮮明的把中國女人自古以來的價值表現出來。這個插曲用的是強調的筆法，並帶着一抹本書中少見的幽默——在這本書中幽默之所以少見，無寧是自然的。王龍抱着他的第一個孩子，穿得整整齊齊的，想到他光明的前途，不禁心裏高興，差點說出大話來，但他突然一陣驚恐，把話收住了。在那露天之下，他差點激起了不可見的鬼魂的嫉妒。他趕快把孩子塞進棉襖裏，大聲說：「這孩子只是個女的，沒人要，真可憐啊！還長了一臉麻子！巴不得她死了才好！」而阿蘭也參加了這齣喜劇，同意了她丈夫的說法——而可能她連想都沒有想一下。事實上，鬼魂也真的不用嫉妒女孩子。她們的命運已經夠苦了。令人印象最深的還是賽珍珠筆下的女人。那阿蘭很少說話，而正因為如此，才更有分量。對她整個一生雖著墨不多，但却刻劃得十分深刻。

在另一本小說「母親」（一九三四年）的主角身上，賽珍珠刻劃了另一個不同的形象。那一「母親」從沒有用另一個名字被人稱呼過，就好像她整個的命運只可用這兩個字來表現似的。然而，她却是一個活生生的人，一個勇敢的、精力充沛的、堅強的人，或許，比阿蘭要接近現代一些，沒有奴婢的性情。她的丈夫不久就拋棄了家庭，但她爲了孩子，仍舊維持住這個家，讓它不致破裂。整個故事的結局是令人傷痛的，但不是失敗的。那母親是任何力量壓不碎的，甚至當她的小兒子被當作革命黨而砍頭，都沒有把她壓碎；她只能在一個不認識的人墳上哭，因為她兒子根本就沒有墳。不久孫子生下來了，她又有了一個人可以讓她去愛，去犧牲自己。

這個母親是賽珍珠對中國女人形象描寫得最成功的一個，而這本書也是她最好的小說之一。

但若以人物的描寫和敘事的藝術而言，她最佳的表現却是她對她父母親的兩本傳記，即「放逐」(The Exile, 一九三六)和「戰鬥的天使」(Fighting Angel, 一九三六)。這兩本傳記可以在最充分的意義上稱為古典作品；它們會長存下去，因為書中充滿了生命。就這方面而言，她用做模特兒的人物，本身具有重大的意義。

現代小說所提供給我們的角色，很少使我們因有他們為伴而覺得感謝。因為這些角色都沒有什麼豐富的本質，而作者也用盡力量來削弱他們角色的秉賦，並往往用不斷的分析以達到這種結果。

不過在賽珍珠這兩部傳記中，我們却遇到兩個極為難能可貴的人，他們過着捨己的生活，擺脫了過度的思慮和猶豫不決。這兩個人非常不相似，而他們在這個艱困而陌生的世界中的奮鬥裏，被拋在一起，往往導致大悲劇——但並不是令人絕望的失敗；一直到最後他們都屹立不搖。這兩篇故事中都具有英雄精神。

母親凱瑞是一個秉賦豐厚、勇敢而溫切的人，性格穩定，即使在不斷緊張的種種壓力之下，仍舊不失其性格的和諧。她在悲痛與危險中受到至極的考驗；由於生活環境的艱困，她喪失了許多孩子，而有時候可怕的死亡甚至威脅着她自己。她周圍那種無止境的痛苦景象也同樣讓她難以承擔。她竭盡所有的能力來緩和這些痛苦，這已經很了不起了，但沒有一個人有足夠的力量可以背起這個重擔來。

即使內在，她也經歷着艱困而無止境的奮鬥。以她的天職，以她的本性而言，她所需要的

都不止於宗教給她的信念。把她自己獻給神，對她來說還是不夠的；她必須覺得她的犧牲已經被接受了。但是歷經懇求與祈禱，她都沒有見到她被接受的跡象，她被迫不得不一直不斷的尋找神，而又不得不在沒有神的幫助下盡量求善。

然而，她保持了她的精神上的健康，保持了她對生活的愛——而這生活却向她呈現出那麼多可怕的的事物來——她也保持了對於世界美好事物的欣賞；她甚至還保持了她的快樂與幽默。她猶如從生命核心中流出來的清泉。

女兒在敘述她母親故事的時候，文詞既活潑又鮮明簡潔。這部傳記在事件的陳述上十分精確，在種種插曲和對主角內在生活的描寫上，又發揮了創造性的想像力。其中沒有任何虛假的成分，因為這想像力是直覺的，是真實的。

所用的語言則是活潑明晰而自然流露的，充滿柔情與醇和的幽默。不過在這篇故事中的一個瑕疵。女兒對母親的衷心的愛使她無法對父親公正。在家庭生活中，她父親的缺陷是顯然的，有時甚至令人感到痛苦。就以傳教士和基督的戰士而言，他是無可非難的，在許多方面他甚至是一個偉大的人；但是他應當過獨身生活，免除家庭的義務；對這些家庭義務他幾乎沒有時間留意到，至少，跟他全副注意力吸取的傳教工作相比，家庭生活是份量輕微的。這樣，他對他的太太很少有什麼幫助，而在母親的這篇傳記中，做父親的無法獲得充分的了解。

然而，這個工作在另一本書中完成了，這本書的書名便是通向他生活與生命的鑰匙：「戰鬥的天使」。安德魯沒有他太太那樣豐富的秉賦；他狹窄但深沉，亮得像一把寶劍。他托每一個心

念都用在爲異教徒打開得救的路上。跟這件事相比，一切都是不重要的。凱瑞祈求而得不到的，也就是跟神的溝通，他却在他堅定的信仰中牢牢靠靠的、全全整整的擁有。由於這種信仰，他像個征服者一樣，比任何人更深入這個龐大的異教國家；他忍受一切艱困，而不以爲意；他也以同樣的態度去面對威脅與危險。對貧苦、盲目而陌生的黃色人種，他感到柔情和愛。在他們之間，他的嚴厲開放爲花朵。當他得到了這些人信仰的表白時，他毫不懷疑，帶着孩子般的天真，當作善事接受下來。那以前他們接觸不到的、通向神的門，現在爲他們打開了；衡量和判斷他們，現在是神的事了，而神對他們最清楚。得救的可能性已經給了他們，而對安德魯來說，在這個廣大的、每個鐘頭有上千的人死亡的國家，儘快讓每個人都有這種可能性，是迫不急待的事。他的熱忱燃燒着，他的傳教工作不論在廣度與深度上，都帶有神的使命的特質。

他竭盡所有的力量，用在永無休止的傳教工作上，而他允許自己休息的時候，則猶如神秘主義者在熱烈的祈禱中把自己交給無限者的情況一般。他整個一生是一道火焰，直向上衝，不顧一切風暴；那是不能用一般的概念來判斷的。女兒在對他的畫像中未曾掩飾他令人不喜歡的任何地方，但在整個的形象之高貴面前，則保持純然的尊敬。這兩篇刻劃十分優異的畫像，儘管各有不同，却使我們同樣深爲感謝。

龔珍珠傑出的作品使人類的同情心越過遙遠的種族距離，並對人類的理想典型做了偉大而高貴的藝術上的呈現，爲此，瑞典學院把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她；在這件事情上，瑞典學院感到符合阿弗列德·諾貝爾對於未來的期望。

華爾許夫人，我對妳的作品剛剛做了這一段短短的試論。當然，與會人士對妳傑出的作品都是耳熟能詳的，幾乎不需我做介紹。

不過，我希望我已經指出了妳的作品中的基本意願，那就是為西方世界打開一條路，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洞察力去了解一個陌生而遙遠的世界——這是一項了不起的而困難的任務，需要妳全副的理想主義，與寬大的心靈，而這些妳都已經達到了。

現在，我盼望妳從國王陛下手上，接受瑞典學院頒贈給妳的諾貝爾文學獎。

致答辭

賽珍珠

對於剛才所說的和給與我的，我真無法表達我全部的謝意。就我個人來說，在我的接受中，我知道所給與我的遠遠超乎我在我的書中所奉獻的。我只能希望我將來準備要寫的許多書能夠在某種程度上，比我今晚所說的更能表達我的感受。真的，我只能以這份禮物之原始頒贈的精神來接受——那就是它所鼓勵的不是已經做過的事，而是爲了將要做的事。將來不論我寫什麼，我想，當我想起今天，我都會受到鼓勵，得到教益。

我也爲了我的國家——美利堅合衆國，而接受此獎。我們還是一個年輕的民族，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還沒有充分的發揮。這個獎勵，頒給一個美國人，鼓勵的不只是一個人，而是美國所有的作家，他們被這樣慷慨的認可所鼓舞，並因之歡欣。我也願意表達，在我的國家而言，把這個獎勵給與一個女人是具有重要意義的。各位已經這般認可了你們自己的茜爾瑪·拉格洛芙，並且在許多地方也已認可了女人的地位，但各位或許無法完全了解，此刻站在這裏的是一個女人的這

●Selma Lagerlöf, 1858-1940, 瑞典女小說家，一九〇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。